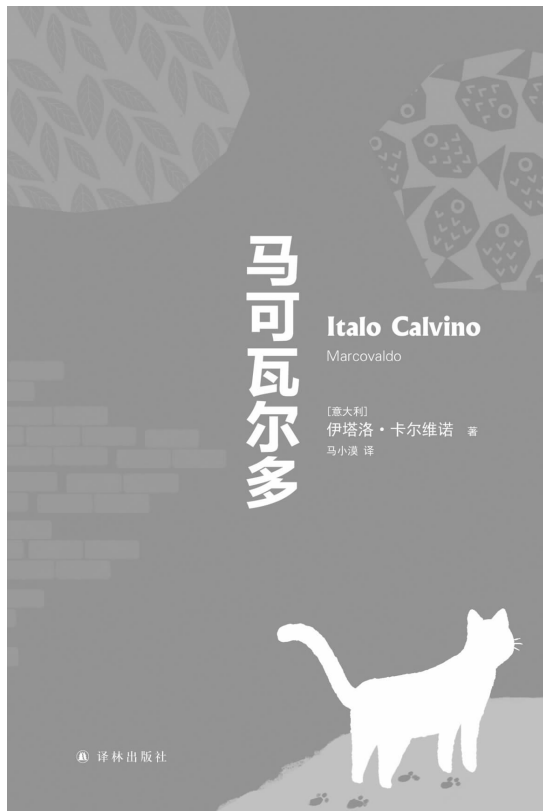


顽固猫咪的小花园



马可瓦尔多

Italo Calvino

Marcivaldo

【意大利】
伊塔洛·卡尔维诺 著
马小漠 译

译林出版社

《马可瓦尔多》

【意大利】伊塔洛·卡尔维诺 马小漠 译
译林出版社 2020年1月

猫的城市和人类的城市是一个包含着另一个的，但它们并不是同一个城市。只有极少的猫还记得那段两个城市之间没有差别的岁月：那时候，人类的街道和广场也是猫的街道和广场，草地、庭院、阳台、泉池也都是共享的：那时候，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宽阔而多样的空间中。但是最近几代以来，这些家养的猫科动物已经被这个不可居住的城市所囚禁：马路上的交通是致命的，奔驰的汽车川流不息，随时都会把猫轧扁；以前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，都会有个小花园、一片空地，或是建筑的废墟遗址，然而现在城里却处处高耸着房子、居民楼和崭新的摩天大楼；每一个通道都停满了车；庭院一个个的，要么是被钢筋混凝土板覆盖住了，要么是变成了车库或者电影院，或是货品的仓库和车间。之前，那些矮矮的屋顶、拱顶花边、观景楼、蓄水槽、阳台、天窗、金属棚就像高原一样，高低起伏，连绵不绝，可如今，在每一个可以加高的房子上都建上了加高层；在路面最底处和如天一般高的顶楼之间的错落消失了；新一代的猫们徒劳地寻找着祖先的行踪，寻找着可以从栏杆上柔软地跳到上楣和檐沟上的落爪处，寻找着可以让它们敏捷攀爬到房顶上的支撑点。

但是，在这个任何空隙都会很快被填满、任何水泥块都会很快和其他水泥块合并在一起的垂直的、被压缩的城市里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和这个城市相对的另一个城市，一个反面的城市，一座由墙与墙之间的条条间隙、两座楼左右前后被建筑条款规定留有的最小间距构成的城市；一座由间隙、天窗、通风管、车道、室内小广场、地下室入口构成的城市，就好像在灰泥和沥青做的星球上，铺着一张干涸的运河组成的网，猫这个古老的物种，正是在墙与墙之间夹着的这张网中奔窜着。

马可瓦尔多为了打发时间，偶尔会跟着一只猫。也就是在从十二点半下班到三点上班的那个空当中，当其他同事都回家吃饭的时候，马可瓦尔多——他每天都用包自己带午饭——在仓库的箱子中间，摆开餐具吃起饭来，他嚼完饭，抽上半根托斯卡纳雪茄，一个人懒懒散散地在那附近转悠，等着重新开工。在那几个小时里，从一扇窗子里探出脑袋的猫咪总是颇受欢迎的陪伴，也是探索新世界的导游。马可瓦尔多和一只胖嘟嘟的虎斑猫交上了朋友，这猫脖子上系着一个蓝色蝴蝶结，肯定住过什么有钱人的家。这只猫和马可瓦尔多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，那就是——吃完饭后就散散步：自然而然地也就产生了友谊。

跟着这位虎斑朋友，马可瓦尔多也开始像猫那样通过它们圆圆的眼睛观察各个角落，尽管他周遭的环境还跟以前一样，但是现在以猫的眼光来看，这些地方好像也成了什么猫类故事里的场景，而这场景间的改换也只有通

过猫那毛茸茸而轻盈的爪子才能实现。尽管这个区域从外面来看好像没什么猫，但是马可瓦尔多每天散步的时候总会认识些新面孔，只消一声喵喵叫，一口吐气，一次弓背炸毛，都能让他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是在合谋什么，还是在你争我斗。在那时，他会相信自己已经参与了那些猫科动物社会中的秘密：他也能感到自己在被那些眯成了一道缝的瞳孔仔细观察着，被那些如天线般绷紧的胡须监视着，所有的猫都像斯芬克斯那样不可捉摸地端坐在他周围，它们那个粉色的三角形小鼻子与黑色的三角形小嘴巴是连在一起的，只有耳朵尖儿在动，像雷达那样微微颤动。就这样，马可瓦尔多来到了一条窄道的深处，巷子两边的墙都没有窗子，惨惨淡淡的：马可瓦尔多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所有那些把他一直带到这个地方的猫全都不见了，而且是一起消失的，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消失的，就连他的虎斑朋友，也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。猫的王国有着它们不让他发现的疆域、仪式及习俗。

作为补偿，猫的城市也会向人类的城市打开一道意料不到的口子：有一天，正是他的虎斑朋友领他去发现比亚里茨大饭店的。

谁要看比亚里茨大饭店，必须要有着猫的大小，也就是说要趴到地上去。用着这种姿势的人和猫就这样，围着一种类似于教堂圆顶的建筑前行着，在这个圆顶的脚下，有一些矮矮的、矩形的小窗户。马可瓦尔多照着虎斑朋友的样子，也往下望了望。底下那个豪华大厅正是通过这些撑开的玻璃天窗来捕捉光线、更换空气的。伴着茨冈人的小提琴声，那烤成了金色的山鹑和鹌鹑，被穿着燕尾服的服务生那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稳稳地举在银质托盘里，在大厅里绕来绕去。或者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扣在山鹑和野鸡上的托盘在绕来绕去，托盘上面是服务生的白手套，光滑的地板悬在空中，晃来晃去，被服务生的漆皮鞋踩在脚上，地板上垂挂着装在花瓶里的从烟、桌布、玻璃器皿，以及因为装了一瓶类似于钟锤的香槟酒而活像一口钟似的冰桶；所有的东西从马可瓦尔多那个角度看，都是反过来的，因为他怕自己被人发现，于是不敢把头探到窗子后面去，而仅仅是在斜开着的玻璃窗上反射出来的成像中观察着大厅。

但猫感兴趣的不是大厅里的天窗，而是厨房上面的窗子：往大厅里望去，远远地能看到厨房里的东西，就好像是变了样子一般——非常实际并且是触爪可得的，比如什么被脱了毛的禽类，或是一条新鲜的鱼。这位虎斑朋友正是要把马可瓦尔多往厨房那个方向带，至于原因嘛，如果不是什么无私友谊的表示，就很可能因为它希望这个人在他的这次突然闯入中可以帮得到它。然而马可瓦尔多可不想离开这个可以欣赏大厅的观景台：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只是被环境的奢华迷住了，后来是因为那里确实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这种好奇心甚至战胜了怕被发现的胆怯，他继续把脑袋往下探。

在大厅中央，正好就在他那扇窗子下面，有一个小小的玻璃鱼缸，就好像什么鱼缸一样，里面游着肥肥的鳟鱼。就在那时，一位贵客靠近了鱼缸，他那秃秃的脑袋油亮油亮的，这人一身黑衣，长着一脸黑色的络腮胡子。一个上了年纪的、穿着燕尾服的服务生跟在他后面，服务生手里握着一个网子，就像是要去捉蝴蝶一样。身着黑衣的先生仔细地看那鳟鱼，表情慎重而小心；然后他抬起一只手，以一种缓慢而庄严的姿势指了指其中的一条鳟鱼。服务生于是把小网子浸到鱼缸里，去捞那条被选中的鱼，逮住鱼后，就径直走向厨房，他举着那个网子的架势就像举着长矛一般，网子里的鱼正在使劲地挣扎着。那个黑衣男人严肃得就像大法官一样，给鱼判了死刑后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等待着那条被裹着面粉煎过的鳟鱼再回到自己的桌子上。

“如果我能找到什么办法，往这下面扔一根钓鱼线，然后让一条鳟鱼上钩就好了”，马可瓦尔多这么想，“这也不能被指控为偷窃，顶多就算是未被许可的垂钓。”于是他也不管那只猫从厨房那头传来的喵喵叫唤了，而是忙着去找他的垂钓用具了。

在比亚里茨大饭店熙熙攘攘的大厅里，没有一个人发现一条挂有鱼钩、鱼饵的细细长线正从天而降，一直降到了鱼缸里。但鱼们却看见鱼饵了，一个个全往上扑。在一片混乱中，一条鳟鱼咬到了鱼饵：很快这鳟鱼就开始往上升，升出了水面，扭闪着银色的鱼鳞，越过备满盛宴的餐桌和摆着餐前菜的小推车，越过做柳橙可丽饼的蓝色火炉，升向高处，然后消失在窗户格里的天空中。

内容简介

马可瓦尔多是位城市小工。在充满着水泥和沥青的城市森林里，他却试图寻找大自然。春天花坛里冒出来的蘑菇，秋天城市上空候鸟，都能让他那灰色贫乏的世界变得多彩肥沃。他有一双敏锐善感的眼睛，时刻捕捉着四季的变化和都市的隐秘。对他来说，“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薪水、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，还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。”《马可瓦尔多》是卡尔维诺创作生涯中一部承前启后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，开启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。卡尔维诺在这一系列故事中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思考，为其后来的代表作《看不见的城市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作者简介

伊塔洛·卡尔维诺 (1923—1985)

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，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，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。父母都是植物学家，“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受到尊重。我是败类，是唯一从事文学的人”。少年时光里有书本、漫画和电影。他梦想成为戏剧家，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，随后从文学院毕业。1947年出版第一部小说《通向蜘蛛巢的小径》，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。曾隐居巴黎十五年，与列维·斯特劳斯、罗兰·巴特、格诺等人交往密切。

说君子(30)

5.“不得其宜”而感羞恶的君子之义。我们在对“义”德的探讨中会发现，“义”是一个规定层面多，包含内容广的德目。有静态性的规定。“义者，宜也”（《中庸》语），此之谓也；有动态性的规定。“行而宜之之谓义”（韩愈语），“义者，行事之宜”（朱熹语），此之谓也；有具体内涵性的规定。“义者，正也”（墨子语），“至平而止，义也”（管子语），此之谓也；有作用功能性的规定。“义者，断决得中也”（《白虎通义》语），“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”（朱熹语），此之谓也。“义”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“它”与不少德目的内涵及其作用是重合的。通俗地说，“义”德具有了其他德目的意思。例如，它有“礼”德的意思。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规范人的行为，具体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不应当做的，如此，礼的这一内涵就与义之“不当其所为”之旨有了重合。换句话说，义与礼，它们是在“不当其所为”的意义上实现重合的。“故礼也者，义之实也”，“礼近于义”（《礼记》语），此之谓也。义德还具有“智”德的意思。王阳明说：“义即是良知”（《传习录》下）。如果仅说“义”是良知，似乎不够全面，也可以说“仁、礼、智”等都是良知。但是在王阳明这里，将“义”理解成了可以判断是非的存在。如此一来，此“义”德之含义就有了良知的意味，就有了“智”德的功能。我们知道，在孟子那里是将“智”德赋予了判断是非的功能的。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”，此之谓也。由上知，义亦具有了这种功能，所以“义”与“智”同旨也。通俗地说，义具有了判断是非，区别是非的功能。从反面说，如果是非混淆，好恶不明，善恶不分，那就是“不义”者也。朱熹之论实际上正是突出了“义”的“良知”功能，即判断是非的能力。朱熹说：“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”（《晦庵集》卷74），可见，“断制”之“义”与“分别”之“智”都是共同指向“是非”“善恶”“好恶”的，从而决定了“二德”的某种相互包含性和重合性。

正是因为“义”德的这一丰富性的特点，决定了“它”可能成为以“有德”为其属性的“君子”所由的重要德行。具体来说，应当做什么；不应当做什么；更应当做什么；更不应当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是适当的这一“应当性”与“适当性”，也即“两当性”所构成的“义”遂成为君子尊奉、遵循、实行的道德规范。

而君子所由的所有“义”举，如你“得之”当可心安理得；如你“失之”当感羞恶惭愧。所谓的“失之”就是“不得其宜”。说得通俗些，就是你应当做的你却没做；你不应当做的你却做了；你更应当做的你倒不做；你更不应当做的你倒做了以及你在这些行动中的过度或不到位，这都称之为“不得其宜”。你要对你做了“不得其宜”的事而有羞恶感。羞是对自己做了“不得其宜”的事感到羞愧、羞耻的情感；恶是对他人做了“不得其宜”的事感到厌恶、憎恶的情感。“羞耻己之不善也；憎恶人之不善也”（朱熹语），此之谓也。

将人天生的羞恶之心视为是人的“义”德的开端，乃是亚圣孟子最著名的论断。这也是“义”德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。孟子说：“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，“羞恶之心，义也”（《孟子-告子上》），是说羞恶之心就是“义”的开端，或直接说，为什么要行义呢？原因就是人有羞恶之心啊！

对于产生“义”德的羞恶之心的重视，或说对羞耻之心的重视，那一定是君子所为。在儒家思想中，明确将羞恶之感与君子之德行直接联系起来，当推孟子。在孟子看来，作为一个君子会对以下一些“不得其宜”的行为而感到羞耻的。其一，声誉名誉超过了实际情形，君子会感到羞耻。他说：“故声闻过情，君子耻之”（《孟子-离娄下》）。其二，用虚伪欺诈的不正当的方式去求得富贵发财，甚而用极其下作的手段来显摆自己的不凡，这不但为君子所不耻，而且很少有妻妾不为此而深感耻辱的。这正是《孟子》中所讲的那个著名“齐有一妻一妾”的故事。孟子说：“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相泣者，几希”（同上）。

君子对“不得其宜”的事情而感到羞恶，最终是要在正面的意义上让人要做到知耻不愧。即都由义而行，做到问心无愧，从而获得快乐人生。孟子在他著名的“君子有三乐”的第二乐中就强调了做人做事的“行而宜之”，即做到抬头无愧于天，低头无愧于人是人生快乐的必要条件。“君子有三乐……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，二乐也”（《孟子-尽心上》），此之谓也。

如果说道德仁义是君子所居所由，那么，道德礼仪乃是君子所履所循呢！



徐小跃（南京图书馆原馆长、
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69)